

碧岩集

共五

八五
546
2

二



大德寺
五房物正受院

正受院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三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錦上鋪花。脫籠頭卸角。駝友平
時節。或若辨得格外句。舉一明三。其或未然。依舊伏聽
處分。

三舉僧問智明。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鉤在不疑之地。泥
裏洗土塊。那裏得這消息來。智明云。蓮花一二三四
五六七。疑殺天下人。僧云。出水後如何。莫向鬼窟裏
作活計。又恁麼去也。明云。荷葉幽州。猶自可。最苦是
江南兩頭。三面笑殺天下人。

智明若是應機接物。猶較些子。若是截斷眾流。千里萬
里。且道這蓮花出水與未出水。是一是二。若恁麼見得。

許你有箇入處。雖然如是。若道是一顛頂佛性。籠洞真如。若道是二心境。未忘落在解路上。走有什麼歇期。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其實無許多事。所以投子道。你但莫着名言數句。若了諸事。自然不着。即無許多位次。不問你攝切法。一切法攝不得。本無得失。夢幻如許多名目。不可強與他安立名字。誰說你諸人得麼。你諸人問故。所以有言。你若不問。教我向你道什麼。即得一切事。皆是你將得來。都不干我事。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不見。雲門舉僧問。靈雲云。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豎起拂子。僧云。出世後如何。雲亦豎起拂子。雲門云。前頭打着。後頭打不着。又云。不說出與不出。何處有伊問。

時節也。古人一問一答。應時應節。無許多事。你若尋言逐句。了無交涉。你若能言中透得。言意中透得意。機中透得。機放令閑。閑地方見。智門答話處。問佛未出世時如何。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斑石內混沌未分時如何。父母未生時如何。雲門道。從古至今。只是一段事。無是無非。無得無失。無生與未生。古人到這裏。放一綫道。有出有入。若是未了底人。扶籬摸壁。依草附木。或教他放下。又打入莽莽蕩蕩。荒然處去。若是得底人。二六時中。不依倚一物。雖不依倚一物。若露一機。一境。作麼生摸索他。這僧問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智門云。蓮花便只攔問一答。不妨奇特。諸方皆謂之顛倒語。那裏如此。不

見出頭道常貴未開口已前猶較些子古人露機處已
是漏逗了也如今學者不省古人意只管去理論出水
與未出水有什麼交涉不見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
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看
他如此對答天下人討他語脉不得或有人問來山道
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只對他道露柱燈籠且道與蓮花
是同是別出水後如何對他道杖頭挑日月脚下太泥
深你且道是不是且莫錯認定盤星雪竇忒煞慈悲打
破人情解所以頌出

蓮花荷葉報君知老婆心切見成公案文彩已彰出
水何如未出時泥裏洗土塊分開也好不可籠侷去

也江北江南問王老主人公在什麼處問王老師作
什麼你自踏破草鞋一狐疑了一狐疑一坑埋却自
是你疑不免疑情未息打云會麼

智門本是浙人得得入川參香林既徹却回住隋州智
門雪竇是他的子見得好窮玄極妙直道蓮花荷葉報
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這裏要人直下便會山僧道未
出水時如何露柱燈籠出水後如何杖頭挑日月脚下
太泥深你且莫錯認定盤星如今人咬人言句者有甚
麼限你且道出水時是什麼時節未出水時是什麼時
節若向這裏見得許你親見智門雪竇道你若不見江
北江南問王老雪竇意道你只管去江北江南問尊宿

出水與未出水江南添得兩句江北添得兩句一重添一重展轉生疑且道何時得不疑去如野狐多疑冰凌上行以聽水聲若不鳴方可過河參學人若一狐疑了一狐疑幾時得平穩去

垂示云大方無外細若隣虛擒縱非他卷舒在我必欲解粘去縛直須削迹吞聲人人坐斷要津箇箇壁立千仞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雪峯示眾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大小大怪事不妨令人疑着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因一場漏逗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喪身失命普州人送賊以已劫又僧舉似玄沙同坑無異土奴

見婢殷勤同病相憐玄沙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此我即不恁麼不免作野狐精見解是什麼消息毒氣傷人僧云和尚作麼生也好拶着這老漢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麼釣魚船上謝三郎只這野狐精猶較些子喪身失命也不知雲門以拄杖攬向雪峯面前作怕勢怕他作什麼一子親得一等是弄精覓諸人試辨看

你若平展一任平展你若打破一任打破雪峯與巖頭欽山同行凡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後參德山方打破漆桶一日率巖頭訪欽山至鰲山店上阻雪巖頭每日只是打睡雪峯一向坐禪巖頭唱云墮眠去每日床上恰

似七村裏土地相似。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
自點曾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瞞頭云我將謂你
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太教猶作這箇語話
峯云某甲實未穩在頭云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
通來是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刻却峯遂舉見藍
官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
着峯又舉見洞山過水頌得箇入處頭云若與麼自救
不了後到德山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
打一棒道什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遂喝云你不
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峯云他後如何即是頭云他
日若欲播揚太教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將來與我蓋

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便禮拜起來連聲叫云今日
始是鰲山成道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後回闕中住象骨
山自貽作頌云人生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
嶺纔登三十二入闕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
過應須旋旋除奉報滿朝朱紫貴闍王不怕佩金魚凡
上堂示衆云一一蓋天蓋地更不說玄說妙亦不說心
說性突然獨露如火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似太阿劍
擬之則喪身失命若也佇思停機則没干涉只如百丈
問黃檗甚處去來檗云大雄山下採菌去來末云還見
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便拈斧作斫勢檗遂打百丈一
擗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衆云大雄山有一大蟲汝

等諸人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趙州凡見僧便問會到此間麼云會到或云不會到州總云喫茶去院主云和尚尋常問僧會到與不會到總道喫茶去意旨如何州云院主應諾州云喫茶去紫胡門下立一牌牌上書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看師便唱云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正如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正當恁麼時你作麼生祇對不躡前蹤試請道看這裏也須是會格外句始得一切公案語言舉得將來便知落處看他恁麼示衆且不與你說行說解還將情識測度得麼是他家兒孫自然道得恰

好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言須有格外句須要透關若是語不離窠窟墮在毒海中也雪峯恁麼示衆可謂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長慶玄沙皆是他家屋裏人方會他恁麼說話只如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諸人還知落處麼到這裏須是具通方眼始得不見真淨有頌云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雲門能唱和長慶解墮邪古曲無音韻南山鼈鼻蛇何人知此意端的是玄沙只如長慶恁麼祇對且道意作麼生到這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方可搆得若有纖毫去不盡便搆他底不得可惜許人多向長慶言下生情解道堂中纔有聞處便是喪身失命有者道元無一星事平白地上

說這般話疑人人聞他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你便疑
著若恁麼會且得沒交涉只去他言語上作活計既不
恁麼會又作麼生會後來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須是
稜兒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又作麼生
沙云用南山作什麼但看玄沙語中便有出身處便云
用南山作什麼若不是玄沙也大難酬對只如他恁麼
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且道在什麼處到這裏須是向
上人方會恁麼說話古人道釣魚船上謝三郎不愛南
山鼈鼻蛇却到雲門以拄杖擲向雪峯向前作怕勢雲
門有弄蛇手脚不犯鋒鏑明頭也打着暗頭也打着他
尋常為人如舞太阿劍相似有時飛向人眉毛眼睫上

有時飛向三千里外取人頭雲門擲拄杖作怕勢且不
是弄精鬼他莫也是喪身失命麼作家宗師終不去一
言一句上作活計雪竇只爲愛雲門契證得雪峯意所
以頌出

象骨巖高人不到千箇萬箇摸索不着非公境界到
者須是弄蛇手是精識精是賊識賊成群作隊作什
麼也須是同火始得稜師備師不奈何一狀領過放
過一着喪身失命有多少罪不重糶帶累平人韶陽
知猶較些子這老漢只具一隻眼老漢不免作伎倆
重撥草落草漢有什麼用處果然在什麼處便打南
北東西無處討有麼有麼聞黎眼瞎忽然突出拄杖

頭看高着眼便打拋對雪峯大張口自作自受吞却
千箇萬箇濟什麼事天下人摸索不着大張口口同
閃電兩重公案果然賴有未後句剔起眉毛還不見
蹉過了也五湖四海覓恁麼人也難得如今在什麼
處如今藏在乳峯前向什麼處去也大小雪竇也作
這去就山僧今日也遭一口來者一一看方便瞎莫
向脚跟下看看取上座藤跟下着一箭了也師高聲
喝云看脚下賊過後張弓第二頭第三頭重言不當
吃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雪峯山下有象骨
巖雪竇機鋒高峻空有人到他處雪竇是他屋裏久毛

羽相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須是通方作者共相證
明只這齧鼻蛇也不妨難弄須是解弄始得若不解弄
反被蛇傷五祖先師道此齧鼻蛇須是有不傷犯手脚
底機於他七寸上一捏捏住便與老僧把手共行長慶
玄沙有這般手脚雪竇道稜師備師不奈何人多道長
慶玄沙不奈何所以雪竇獨美雪竇且得沒交涉殊不
知三人中機無得失只是有親疎且問諸人什麼處是
稜師備師不奈何處喪身失命有多少此須長慶道今
日堂中六有人喪身失命到這裏須是有弄蛇手子細
始得雪竇出他雲門所以一時撥却獨存雲門一箇道
韶陽知重撥草蓋為雲門知他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齧

鼻蛇落處所以重撥草雪竇頌到這裏更有妙處云南北東西無處討你道在什麼處忽然突出拄杖頭元來只在這裏你不可便向拄杖頭上作活計去也雲門以拄杖攬向雪峯面前作怕勢雲門便以拄杖作鼈鼻蛇用有時却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只是一條拄杖子有時作龍有時作蛇爲什麼如此到這裏方知古人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頌道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雪竇有餘才拈出雲門毒蛇云只這大張口兮同於閃電相似你若擬議則喪身失命別起眉毛還不見向什麼處去也雪竇頌了須去活處爲人將雪峯蛇自拈自弄不妨殺活

臨時要見麼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乳峯乃雪竇山名也雪竇有頌云石隄四顧滄溟窄寥寥不許白雲白長慶玄沙雲雨雖弄得了不見却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雪竇猶涉廉纖在不言使用却高聲喝云看脚下從上來有多少人拈弄且道還曾傷着人不曾傷着人師便打

垂示云玉將火試金將石試劍將毛試水將杖試至於衲僧明下一言一句一機一境一出入一挨一揆要見深淺要見向背且道將什麼試請舉看

舉保福長慶遊山次這兩箇落草漢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峯頂平地上起骨堆切忌道着掘地深

埋慶云是則是可惜許若不是鐵眼銅睛幾被惑了
同病相憐兩箇一坑埋却雪竇着語云今日共這漢
遊山圖箇什麼不妨減人斤兩猶較些子傍人按劍
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少賣弄也是雲居羅
漢後舉似鏡清有好有惡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
髏遍野同道者方知大地茫茫愁殺人奴見婢慙慙
設使臨濟德山出來也須喫棒

保福長慶鏡清總承嗣雪峯他三人同得同證同見同
聞同拈同用一出入迥相揆揆蓋爲他是同條生底
人舉着便知落處在雪峯會裏居常問答只是他三人
古人行住坐卧以此道爲念所以舉着便知落處一日

遊山次保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峯頂如今禪和
子恁麼問着便只口似盈擔賴值問着長慶你道保福
恁麼道圖箇什麼古人如此要驗他有眼無眼是他家
裏人自然知他落處便對他道是即是可惜許且道長
慶恁麼道意旨如何不可一向恁麼去也似則似罕有
等閑無一星事賴是長慶識破他雪竇着語云今日共
這漢遊山圖箇什麼且道落在什麼處復云百千年後
不道無只是少雪竇解點曾正似黃檗道不道無禪只
是無師雪竇恁麼道也不妨險峻若不是同聲相應爭
得如此孤危奇怪此謂之着語落在兩邊雖落在兩邊
却不住兩邊後舉似鏡清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

編野孫公乃長慶俗姓也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妙峯
 孤頂州云老僧不答你這話僧云為什麼不答這話州
 云我若答你恐落在平地上教中說妙峯孤頂德雲瓦
 丘從來不下山善財去參七日不逢一日却在別峯相
 見及乎見了却與他說「念三世一切諸佛智慧光明
 普見法明德雲既不下山因什麼却在別峯相見若道
 他下山教中道德雲瓦丘從來不曾下山常在妙峯孤
 頂到這裏德雲與善財的的在那裏自後李長者打葛
 藤打得好道妙峯孤頂是一味平等法門一一皆真一
 一皆全向無得無失無是非處獨露所以善財不見
 到稱性處如眼不自見耳不自聞指不自觸如刀不自

割火不自燒水不自洗到這裏教中大有老婆相為處
 所以放一線道於第二義明立賓立主立機境立問答
 所以道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方便度眾生故現如
 斯事直道畢竟作麼生免得鏡清雪竇恁麼道去當時
 不能拍拍相應所以盡大地人觸髅徧野鏡清恁麼證
 將來那兩箇恁麼用將來雪竇後面頌出更顯煥頌云
 妙峯孤頂草離離和身沒却脚下已深數丈也拈得
 分明付與誰用作什麼大地沒人知乾屎橛堪作何
 用拈得鼻孔失却口不是孫公辨端的錯看箭着賊
 了也不知觸髅着地幾人知更不再活如麻似粟闍
 黎拈得鼻孔失却口

妙峯孤頂草離離。草裏翻有什麼了期。拈得分明付與誰。什麼處是分明處。須保福道。只這裏便是妙峯頂。不是孫公辨端的。孫公見什麼道理。便云。是則是。是可憎許。只如羈驥着地。幾人知。汝等諸人。還知麼。瞎。

垂示云。高高峯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覩不見。直饒眼似流星機。如掣電。未免靈龜曳尾。到這裏。合你麼生。試舉着。

呼舉劉鐵磨到瀉山。不妨難湊泊。這老婆不守本分。山云。老特牛。汝來也。點探竿影草。向什麼處見聲訛。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箭不虛發。大唐打鼓新羅舞。放去太速。收來太遲。瀉山放身卧中也。你

向什麼處見瀉山。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磨便出去。過也。見機而作。

劉鐵磨。尼也。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則喪身。失命。禪道若到緊要處。那裏有許多事。他作家相見。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撥着便動。擦着便轉。瀉山道。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云。瀉山僧某甲。且正當恁麼時。喚作瀉山僧。即是喚作水牯牛。即是如今人問着。管取分疎不下。劉鐵磨。又參機鋒。峭峻人號為劉鐵磨。去瀉山十里。卓庵。一日去訪瀉山。山見來。便云。老特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瀉山放身便卧。磨便出去。

你看他一如說話相似且不是禪又不是道喚作無事
會得麼。馮山去臺山自隔數千里劉鐵磨因什麼却令
馮山去齋且道意旨如何。這老婆會他馮山說話絲來
線去一放一收互相酬唱如兩鏡相照無影像可觀機
機相副句句相投如今人三搭不迴頭這老婆一點也
瞞他不得這箇却不是世諦情見如明鏡當臺明珠在
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他知有向上事所以如此如
今只管做無事會五祖演和尚道莫將有事為無事往
往事從無事生你若參得透去見他恁麼如尋常人說
話一般多被言語隔碍所以不會唯是知音方會他底
只如乾峯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

雲南出眾云昨日有一僧從天台來却往南岳去乾峯
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請看他兩人放則雙放收則雙收
馮仰下謂之境致風塵草動悉究端倪亦謂之隔身句
意通而語隔到這裏須是左撥右轉方是作家

曾騎鐵馬入重城慣戰作家塞外將軍七事隨身勅
下傳聞六國清狗銜赦書寰中天子爭奈海晏河清
猶握金鞭問歸客是什麼消息一條拄杖兩人扶相
招同往又回來夜深誰共御街行君向瀟湘我向秦
且道行作什麼

雪竇頌諸方以為極則一百頌中這一頌最具理路就
中極妙貼體分明頌出曾騎鐵馬入重城頌劉鐵磨恁

麼來勅下傳聞六國清。須瀉山恁麼問猶握金鞭問歸
客。須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夜深誰共御
街行。須瀉山放身便卧。磨便出去。雪竇有這般才調。急
切處向急切處。須緩緩處向緩緩處。須風穴亦曾拈同
雪竇意。此須諸方皆美之。高高峯頂立。魔外莫能知。深
深海底行。佛眼覷不見。看他一箇放身卧。一箇便出去。
若更周遮。一時求路。不見雪竇頌意最好。是曾騎鐵馬
入重城。若不是同得同證。焉能恁麼。且道得箇什麼意。
不見僧問風穴。瀉山道老特牛汝來也。意旨如何。穴云
白雲深處金龍躍。僧云只如劉鐵磨道來日臺山大會
齋和尚還去麼。意旨如何。穴云碧波心裏玉兔驚。僧云

瀉山便作卧勢。意旨如何。穴云老倒踈慵無事日。閉眼
高卧對青山。此意亦與雪竇同也。

垂示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羣。陷於流俗。忽若
擊石火裏。別緇素。閃電光中。辨殺活。可以坐斷十方。壁
立千仞。還知有恁麼時節麼。試舉看。

五舉蓮花峯庵主拈拄杖示衆云。看頂門上具一隻眼。

也是時人。窠窟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不可向
虛空裏。金槌權立。化城衆無語。千箇萬箇如麻。似粟。

却較些子。可惜許。一棚俊鶻。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

九君向途中。辨禪爭。半月程。設使得。力堪作什麼。豈
可全無一箇。復云。畢竟如何。千人萬人。只向箇裏坐。

却千人萬人中一箇兩箇會又自代云樹標橫擔不
顧又直入千峯萬峯去也好與三十棒只為他擔板
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諸人還裁辨得蓮花峯庵主麼脚跟也未點地在國初
時在天台蓮花峯卓庵古人既得道之後茅茨石室中
折脚鐵兒內煮野菜根喫過日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
垂一轉語且與報佛祖恩傳佛心印纔見僧來便拈拄
杖云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往前後二十餘年終無
一人答得只這一問也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若也知他
圈續不消一捏你且道因什麼二十年如此問既是宗
師所為何故只守一槩若向箇裏見得自然不向情塵

上走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與他平展下語呈見解做
盡伎倆設有箇道得也不到他極則處況此事雖不在
言句中非言句即不能辨不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
所以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
他只要見你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會所以自代云為
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機幾曾失却宗
旨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今只管撞將去
便了得則得爭奈顛預懽倘若到作家前將三要語印
空印泥印水驗他便見方木逗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
討一箇同得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是知有底人開
懷通箇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人且卷而懷之且問你

諸人拄杖子是衲僧尋常用底因什麼却道途路不得
力古人到此不肯住其實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石室善
道和尚當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眾云過去諸佛也恁
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前諸佛也恁麼雪峯一日僧堂
前拈拄杖示眾云這箇只為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
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峯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即不
似雪峯打破狼籍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大凡
參問也無許多事為你外見有山河大地內見有見聞
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下見有眾生可度直須一時吐
却然後十二時中行住坐卧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
寬若大千沙界雖居鑊湯爐炭中如在安樂國土雖居

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蓬蒿下這般事若是通方作者
到古人實處自然不費力他見無人構得他底復自徵
云畢竟如何又奈何不得自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
千峯萬峯去這箇意又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為地頭
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收豈不見
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麼僧云不識嚴
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復以拄杖地上答一下云還識
麼僧云不識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擔云會
麼僧云不會嚴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雪竇有頌云誰當機舉不
賺亦還希摧殘峭峻銷鑠玄微重關曾巨闢作者未同

歸玉兔乍圓乍缺金烏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
雲流水共依依因什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纔
作計較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得徹信得及千
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奈何不得動着撥着自然有殺
有活雪竇會他意道直入千峯萬峯去方始成頌要知
落處看取雪竇頌云

眼裏塵沙耳裏土朦朧三百擔鷓鴣突突有什麼限
更有恁麼漢千峯萬峯不肯任你向什麼處去且道
是什麼消息落花流水太茫茫好箇消息閃電之機
徒勞佇思左顧千生右顧萬劫剔起眉毛何處去脚
跟下更贈一對眼元來只在這裏還截得庵主脚跟

麼雖然如是也須是到這田地始得打云為什麼只
在這裏

雪竇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裏塵沙耳
裏土此一句頌蓮花峯庵主衲僧家到這裏上無攀仰
下絕已躬於一切時中如癡似兀不見南泉道學道之
人如癡鈍者也難得禪月詩云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
癡鈍者還希法燈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南泉又
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
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雪竇
拈云眼裏着沙不得耳裏着水不得或若有箇漢信得
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便請

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負無事道人。又云：眼裏着得須彌山，耳裏着得大海水，有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負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然後沒交涉。三負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正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界，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夢相似，不知有六根，亦不知有且暮。直饒到這般田地，切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轉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峯庵主道：為他途路不得力，直須是千峯萬峯去始得。且道：喚什麼作千峯萬峯？雪竇只

愛他道：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所以頌出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有知得去處者麼？落花流水太茫茫，落花紛紛流水茫茫，閃電之機，眼前是什麼？剔起眉毛，向什麼處去？雪竇為什麼也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道：適來舉拂子，且道：即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與蓮花峯庵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去參詳看。

六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言中有響，句裏呈機，驚殺人。有眼不曾見丈云：獨坐大雄峯，凜凜威風四百州。坐者立者二俱敗，缺僧禮拜冷伽訥。僧也有恁麼人，要見恁麼事。文便打。作家宗師，何故來言不豐令

不虛行

臨機具眼不顧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百丈尋常如虎插翅相似這僧也不避死生敢捋虎鬚便問如何是奇特事這僧也具眼百丈便與他擔荷云獨坐大雄峯其僧便禮拜衲僧家須是別未問已前意始得這僧禮拜與尋常不同也須是具眼始得莫教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只這僧問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着他放去則一時俱是收來則掃蹤滅跡且道他便禮拜意旨如何若道是好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麼若道是不好他禮拜有什麼不得處到這裏須是識休咎別縉素立向千峯頂

三六

上始得這僧便禮拜似捋虎鬚相似只爭轉身處賴值百丈頂門有眼肘後有符照破四天下深辨來風所以便打若是別人無奈他何這僧以機投機以意遣意他所以禮拜如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也時趙州出眾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拜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用處纔到當機拈弄處自然活潑潑地五祖先師常說如馬前相撲相似你但常教見聞聲色一時坐斷把得定作得主始見他百丈且道放過時作麼生看取雪竇頌出云

祖域交馳天馬駒五百年一間生千人萬人中有一

箇半箇子承父業化門舒卷不同途已在言前渠德
得自由還他作家手段電光石火存機變劈面來也
左轉右轉還見百丈為人處也無堪笑人來捋虎鬚
好與三十棒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免喪身失命放
過關黎一着

雪竇見得透方乃頌出天馬駒日行千里橫行豎走奔
驟如飛方名天馬駒雪竇頌百丈於祖域之中東走向
西西走向東一來一往七縱八橫殊無少礙如天馬駒
相似善能交馳方見自由處這箇自是得他馬祖大機
大用不見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云我若
不打你天下人笑我去在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

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謀
看他恁麼得大自在於建化門中或卷或舒有時舒不
在卷處有時卷不在舒處有時卷舒俱不在所以道同
塗不同轍此頌百丈有這般手脚雪竇道電光石火存
機變頌這僧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只在此子機變處巖
頭道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雪
竇道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若轉不得有什麼用處
大丈夫漢也須是識些子機變始得如今人只管供他
欸被他穿却鼻孔有什麼了期這僧於電光石火中能
存機變便禮拜雪竇道堪笑人來捋虎鬚百丈似一箇
大虫相似堪笑這僧去捋虎鬚

垂示云問一答十舉一明三見兔放鷹因風吹火不惜
眉毛則且置只如入虎穴時如何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是什麼時節家破人
亡人亡家破雲門云體露金風撐天拄地斬釘截鐵
淨躑躅赤洒洒平步青霄

若向箇裏薦得始見雲門為人處其或未然依舊只是
指鹿為馬眼瞎耳聾誰人到這境界且道雲門為復是
答他話為復是與他酬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
道與他唱和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
見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入鬼窟
裏去大凡扶豎宗乘也須是全身擔荷不惜眉毛向虎

口橫身任他橫拖倒拽若不如此爭能為得久這僧致
箇問端也不妨峻峻若以尋常事看他只似箇管閑事
底僧若據衲僧門下去命脉裏覷時不妨有妙處且道
樹凋葉落是什麼人境界十八問中此謂之辨主問亦
謂之借事問雲門不移易一絲毫只向他道體露金風
答得甚妙亦不敢辜負他問頭蓋為他問處有眼答處
亦端的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若是知音底舉
着便知落處你若向雲門語脉裏討便錯了也只是雲
門句中多愛惹人情解若作情解會未免喪我兒孫雲
門愛恁麼騎賊馬趁賊不見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
云識情難測這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句中不妨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會他舉一明三舉三
明一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拔箭他一句中須具
三句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眾流句自然恰好
靈詞三句中且道用那句接人試辨看頌曰
問既有宗深辨來風箭不虛發答亦攸全豈有兩般
如鐘待扣功不浪施三句可辨上中下如今是第幾
句須是向三句外薦取始得一鏃遼空中過也望看
磕着箭過新羅大野兮涼颯颯颯普天匝地還覺骨
毛卓豎麼放行去也長天兮踈雨濛濛風浩浩水漫
漫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君不見少林人坐未歸客更
有不啻啣漢帶累殺人黃河頭上瀉將過來靜依熊

耳一叢叢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鬼窟裏作活計眼睛
耳聾誰到這境界不免打拈你版齒

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古人言不虛設所以
道大凡問箇事也須識此子好惡若不識尊卑去就不
識淨觸信口亂道有什麼利濟凡出言吐氣須是如鉗
如鉢有鈎有鎖須是相續不斷始得這僧問處有宗旨
雲門答處亦然雲門尋常以三句接人此是極則也雪
竇頌這公案與頌大龍公案相類三句可辨一句中具
三句若辨得則透出三句外一鏃遼空鏃乃箭鏃也射
得太遠須是急着眼看始得若也見得分明可以一句
之下開展大千沙界到此頌了雪竇有餘才所以展開

頌出道大野兮涼颯颯長天兮踈雨濛濛且道是心
是境是玄是妙古人道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他問
樹凋葉落時如何雲門道體露金風雪竇意只作一境
如今眼前風拂拂地不是東南風便是西北風直須便
恁麼會始得你若更作禪道會便沒交涉君不見少林
久坐未歸客達磨未歸西天時九年面壁靜悄悄地且
道是樹凋葉落且道是體露金風若向這裏盡古今凡
聖乾坤大地打成一片方見雲門雪竇的為人處靜
依熊耳一叢叢熊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前山也千叢
萬叢後山也千叢萬叢諸人向什麼處見還見雪竇為
人處麼也是靈龜曳尾

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文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為
久說底法麼和尚合知壁立萬仞還覺齒落麼泉云
有落草了也孟八即作什麼便有恁麼事文云作麼
生是不為人說底法看他作麼生看他手忙脚亂將
錯就錯但試問着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果然
納敗闕果然漏逗不少文云說了也莫與他說破從
他錯一平生不合與他恁麼道泉云某甲只恁麼和
尚作麼生賴有轉身處與長即長與短即短理長則
就文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看他手
忙脚亂藏身露影去死十分爛泥裏有刺恁麼那賺
我泉云某甲不會作可恁麼賴值不會會即打你頭

破賴值這漢只恁麼丈云我太煞爲你說了也雪上加霜龍頭蛇尾作什麼

到這裏也不消即心不即心不消非心不非心直下從頂至足眉毛一莖也無猶較些子即心非心壽禪師謂之表詮遮詮此是涅槃和尚法正禪師也昔時在百丈作西堂開田說大義者是時南泉已見馬祖了只是往諸方決擇百丈致此一問也大難酬云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若是山僧掩耳而出看這老漢一場懨懨若是作家見他恁麼問便識破得他南泉只據他所見便道有也是孟八郎百丈便將錯就錯隨後道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這

漢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丈云說了也可惜許與他注破當時但劈脊便棒教他知痛痒雖然如是你且道什麼處是說處據南泉見處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曾說着且問你諸人因什麼却道說了也他語下又無蹤迹若道他不說百丈爲什麼却恁麼道南泉是變通底人便隨後一撥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又作麼生若是別人未免分疎不下爭奈百丈是作家答處不妨奇特便道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南泉便道箇不會是渠果會來道不會莫是真箇不會百丈云我太煞爲你說了也且道什麼處是說處若是弄泥團漢時兩箇濕漉漉若是一俱作家時如明鏡當臺其實前

頭二俱作家。後頭二俱放過。若是具眼漢，分明驗取。且道作麼生驗他？看雲寶頌出云：

祖佛從來不爲人，各自守疆界。有條攀條，記得箇元字脚。在心入地獄，如箭納僧。今古競頭走，踏破草鞋。拗折拄杖，高掛鉢囊。明鏡當臺，列像殊墮也。破也。打破鏡來，與你相見。一一面南看北斗，還見老僧騎佛殿。出山門麼？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斗柄垂落處，也不知在什麼處。無處討瞻，可惜許。梔子落地，標子成七八片。拈得鼻孔失却口，那裏得這消息來。果然麼？便打。

釋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始從光耀土終

示

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恁麼道。且道是說是不說。如今滿龍宮盈海藏，且作麼生。是不說。豈不見修山主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道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能觀衆生心。隨機應病。與藥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其實祖佛自古至今，不曾爲人說。只這不爲人，正好參詳。山僧常說。若是添一句，甜蜜地好好觀來。正是毒藥。若是劈脊便棒。驀口便擲。推將出去。方始親切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到處是也。問不是也。問問佛問祖。問向上問向下。雖然如此。若未到這田地也。少不得如明鏡當臺。列像殊。只消一句，可辨明白。古人道萬象及森羅。一法

之所印。又道：森羅及萬象，總在箇中圓。神秀大師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大滿云：他只在門外。雪竇恁麼道：且道在門內，在門外，你等諸人各有一面古鏡，森羅萬象，長短方圓，一一於中顯現。你若去長短處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雪竇道：明鏡當臺列像，殊却須是一。一面向南看北斗，既是向南，爲什麼却看北斗？若恁麼會得，方見百丈南泉相見處。此兩句，須百丈揆揆處。文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雪竇到此，須得落在死水裏，恐人錯會，却自提起云：即今目前，斗柄垂，你更去什麼處討你纔拈得鼻孔，失却口，拈得口，失却鼻孔了也。

垂示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明辨主賓，洞分緇素，直似當臺明鏡，掌內明珠。漢現胡來，聲彰色顯，且道爲什麼如此試舉看。

大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這箇是什麼物。這一句，天下衲僧摸索不着，預搔待痒。隋云：壞無孔鐵鎚，當面擲，沒却鼻孔，未開口已前，勘破了也。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沒量大人語，豚裏轉却。果然錯認。隋云：隨他去。前箭猶輕，後箭深。只這箇多少人，摸索不着。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若道隨他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便打。

大隋法真和尚承嗣大安禪師，乃東川鹽亭縣人。參見

六十餘負善知識昔時在瀉山會裏作火頭一日瀉山問云子在此數年亦不辭致箇問來看如何隋云令某甲問箇什麼即得瀉山云子便不會問如何是佛隋以手掩瀉山口山云汝已後覓箇掃地人也無後歸川先於棚口山路次煎茶接待往來凡三年後方出世開山住大隋有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這僧只據教意來問教中云成住壞空三災劫起壞至三禪天這僧元來不知話頭落處且道這箇是什麼人多作情解道這箇是衆生本性隋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隋云隨他去只這箇多少人情解摸索不着若道隨他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不見道

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後有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山主云不壞僧云為什麼不壞主云為同於大千壞也礙塞殺人其僧既不會大隋說話是他也不妨以此事為念却持此問直往舒州投子山投子問近離甚處僧云西蜀大隋投云大隋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投子焚香禮拜云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其僧復回至大隋隋已遷化這僧一場懺懼後有唐僧景遵題大隋云了然無別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蛩寒鳴砌葉鬼夜禮龕燈吟罷孤窓外徘徊恨不勝所以雪竇後面引此兩句頌出如今也不得作壞會也不得作不壞會

畢竟作麼生會急着眼看

劫火光中立問端道什麼已是錯了也衲僧猶滯兩重關坐斷此人如何救得百匝千重也有脚頭脚底可憐一句隨他語天下衲僧作這般計較千句萬句也不消得有什麼難截斷他脚跟處萬里區區獨往還業識茫茫蹉過也不知自是他踏破草鞋

雪竇當機頌出句裏有出身處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這僧問處先懷壞與不壞是兩重關若是得底人道壞也有出身處道不壞也有出身處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須這僧持此問投子又復回大隋可謂萬里區區也

七

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千聞不如一

見撥眉分八字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撐天拄地斬釘截鐵箭過新羅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這僧也是箇久參底問中不妨有眼爭奈趙州是作家便答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可謂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這老漢大似箇白拈賊相似你纔開口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特達英靈底漢直下向擊石火裏閃電光中纔聞舉着剔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不免喪身失命江西澄散聖判謂之東問西答喚作不答話不上他圈續若恁麼會爭得遠錄公云此是傍警語收在九帶中若恁麼會夢也未夢見在更帶累趙州去有者道鎮州從來出

大蘿蔔頭天下人皆知趙州從來參見南泉天下人皆知這僧却更問道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所以州向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且得沒交涉都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會他家自有通霄路不見僧問九峯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峯云山前麥熟也未正對得趙州答此僧話渾似兩箇無孔鐵鎚趙州老漢是箇無事底人你輕輕問着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知有底人細嚼來噉若是不知有底人一似渾崙吞箇棗

鎮州出大蘿蔔天下人知切忌道着一回舉着一回新天下衲僧取則爭奈不恁麼誰用這閑言長語只知自古自今半開半合如麻似粟自古也不恁麼如

今也不恁麼爭辨白鳥黑全機穎脫長者自長短者自短識得者貴也不消得辨賊賊更不是別自是擔枷過狀衲僧鼻孔曾拈得穿過了也裂轉

鎮州出大蘿蔔你若取他為極則早是錯了也古人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西人皆知道這箇是極則語却畢竟不知極則處所以雪竇道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白鳥黑雖知今人也恁麼答古人也恁麼答何曾分得緇素來雪竇道也須是去他石火電光中辨其白鳥黑始得公案到此領了也雪竇自出意向活潑潑處更向你道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三世諸佛也是賊歷代祖師也是賊善能作賊換人眼睛不犯

手脚獨許趙州且道什麼處是趙州善做賊處鎮州出
大蘿蔔頭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三

螺中張氏
書寫初梓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四

垂示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其或不動不覺不免入野
狐窟裏透得徹信得及無絲毫障翳如龍得水似虎靠
山放行也瓦礫生光把定也真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
周遮且道評論什麼邊事試舉看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遠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
立曹溪樣子一橫脫出直得驚天動地敬云是是泥

裏洗土塊賺殺一船人是什麼語話繫驢擦子雪竇
着語云錯放過則不可猶較一着在麻谷又到南泉

遠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依前泥裏洗土塊
再運前來鱗跳不出斗泉云不是不是何不承當殺

人不改眼。是什麼語話。雪竇著語云。錯放過不可麻。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主人。公在什麼處。這漢元來取人舌頭。漏逗了也。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也。好殺人。須見血。為人須為徹。雖却多。少人來。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果然被他籠罩。爭奈自己何。

古人行脚。徧歷叢林。直以此事為念。要辨他曲錄木床上老和尚。具眼不具眼。古人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契。即去。看他麻谷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章敬云。是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作家。雪竇云。錯落在兩邊。你若去兩邊會。不見雪竇意。他卓然而立。

且道。他為什麼事。雪竇為什麼却道錯。什麼處是他錯。處章敬道是什麼處。是是。處。雪竇如坐讀判語。麻谷擔箇是字。便去見南泉。依前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宗師。雪竇云。錯。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是。不是。為復是同。是別。前頭道。是為什麼也。錯。後頭道。不是。為什麼也。錯。若向章敬。句下薦得。自救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薦得。可與祖佛為師。雖然。恁麼衲僧家。須是自肯始得。莫一向取人口辯。他問。既一般。為什麼一箇道。是一箇道。不是。若是通方作者。得大解脫。底人。必須別有生涯。若是機境不。忘底。決定滯在這兩頭。若要明辨古今。坐斷天下人舌。

頭須是明取這兩錯始得。及至後頭雪竇頌也只頌這兩錯。雪竇要提活鱖鱖處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不向繫驢橛上作道理。有者道雪竇代麻谷下這兩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古人着語鎖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慶藏主道持錫遶禪床是與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你不見永嘉到曹溪見六祖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為什麼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此箇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是與不是都是繫驢橛。唯有雪竇下兩錯。猶較些子。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

道不是。這老漢不惜眉毛。漏逗不少。南泉道章敬則是。是汝不是。南泉可謂見兔放鷹。慶藏主云。南泉忒煞。即當不是。便休。更與他出過道。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他麻谷持錫遶禪床。既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且道畢竟發明心宗底事。在什麼處。到這裏也須是生鐵鑄就底箇漢。始得。豈不見張拙秀才參西堂藏禪師。問云。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藏云。有。張拙秀才云。錯。藏云。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拙云。參見徑山和尚來。某甲凡

有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云。先輩有什麼眷屬拙云。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却問徑山。有甚眷屬拙云。徑山古佛和尚莫謗渠好。藏云。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張拙。後首而已。大凡作家宗師。要與人解粘去縛。拙釘拔楔。不可只守一邊。左撥右轉。右撥左轉。但看仰山到中邑處。謝戒邑見來於禪床上。拍手云。和尚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邑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來。仰山云。於曹溪印子上。脫將來。邑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山又復問中邑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邑云。我於馬祖處得此三昧來。似怎麼說話。豈不是舉一明三。見本

逐末底漢。龍牙示衆道。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見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瞞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瞞人之心也無。牙云。汝道江湖還有瞞人之心也無。又云。江湖雖無瞞人之心。自是時人過不得。所以江湖却成瞞人去。不得道。祖佛不瞞人。若透得祖佛道。江湖不瞞人。祖佛雖無瞞人之心。自是時人透不得。祖佛却成瞞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瞞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即過却祖佛也。須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儻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瞞去。牙云。直須自悟去。到這裏須是如此始得。何故為人須為徹。殺又須見血。南泉雪竇是這

般人方敢拈弄頌云

此錯彼錯惜取眉毛據令而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切忌拈却兩箇無孔鐵鎚直饒千手大悲也提不起
或若拈去閻黎喚三十棒四海浪平天下人不敢動
着東西南北一等家風近日多雨水百川潮落淨裸
裸赤洒洒且得自家安穩直得海晏河清古策風高
十二門何似這箇杖頭無眼切忌向拄杖頭上作活
計門門有路空蕭索一物也無賺你平生覷着即瞎
非蕭索果然賴有轉身處已瞎了也便打作者好求
無病藥一死更不再活十二時中爲什麼瞌睡撈天
摸地作什麼

這一箇頌似德山見瀉山公安相似先將公安着兩轉
語穿作一串然後頌出此錯彼錯切忌拈却雪竇意云
此處一錯彼處一錯切忌拈却却即須是如此着
這兩錯直得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可煞清風明月你若
向這兩錯下會得更沒一星事山是山水是水長者自
長短者自短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所以道四海浪平百
川潮落後面頌麻谷持鋤云古策風高十二門古人以
鞭爲策衲僧家以拄杖爲策祖庭事苑中古策西王母瑤
池上有十二朱門古策即是拄杖頭上清風高於十二
朱門天子及帝釋所居之處亦各有十二朱門若是會
得這兩錯拄杖頭上生光古策也用不着古人道識得

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又道不是標形。虛事。禱如來寶杖親蹤跡。此之類也。到這裏七顛八倒。於一切時中。得大自在。門門有路。空蕭索。雖有路。只是空蕭索。雪竇到此。自覺漏逗。更與你打破。然雖如是。也有非蕭索處。任是作者。無病時也。須是先討些藥喫。始得。

垂示云。十方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截流。萬機頓削。還有同死同生底麼。見成公案。打疊不下。古人葛藤。試請舉看。

三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多少人到此。

然。猶有這箇在。訝即當作什麼。濟下禪床。擒住。與一掌。便托開。今日捉賊。老婆心切。天下衲僧。跳不出定。

佇立。已落鬼窟裏。蹉過了也。未免失却鼻孔。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冷地裏有人。亂破。全得他力。東家入死。西家人助哀。定方禮拜。將勤補拙。忽然大悟。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將錯就錯。且道定上座。見箇什麼。便禮拜。

看他恁麼直出直入。直徃直來。乃是臨濟正宗。有恁麼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得受用。定上座。是這般漢。被臨濟一掌。禮拜起來。便知落處。他是向此人。最朴直。既得之後。更不出世。後來全用臨濟機。也不妨。穎脫。一日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乃問。甚處來。定云。臨濟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已順世了也。頭云。某等三

人特去禮拜福緣淺薄又值歸寂未審和尚在白有何
 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看定遂舉臨濟一日示眾云赤
 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
 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便擒住云道
 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
 方丈巖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非無位真人被定
 擒住云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
 山無語直得面黃面青巖頭雪峯近前禮拜云這新戒
 不識好惡觸^上座望慈悲且放過定云若不是這兩
 箇老漢^殺這屎床鬼子又在鎮州齋回到橋上歇逢
 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定擒住擬

月

拋向橋下時二座主連忙救云休休是伊觸忤上座且
 望慈悲定云若不是二座主從他窮到底去看他恁麼
 手段全是臨濟作用更看雪竇頌出云

斷際全機繼後蹤黃河從源頭濁了也子承父業持
 來何必在從容在什麼處爭奈有如此人無脚手人
 還得他也無巨靈擡手無多子嚇殺人少賣弄打一
 拂子更不再勘分破華山千萬重乾坤大地一時露
 出隨也

雪竇頌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黃葉大機
 大用唯臨濟獨繼其蹤拈得將來不容擬議或若躊躇
 便落陰界楞嚴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

勞先起。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巨靈神有大神力，以手擘開太華，放水流入黃河，定上座疑情如

山堆岳積，被臨濟一掌，直得瓦解冰消。

垂示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朝至暮，從暮至朝。還道伊瞌睡麼？有時眼似流星，還道伊惺惺麼？有時呼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無心？是道人是常人？若向箇裏透得，始知落處方知古人恁麼。不恁麼。且道是什麼時節試舉者。

三舉陳操尚書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是精識精

是賊識賊。若不蘊藉爭識，這漢還見金剛圈麼？操云：

弟子恁麼來，早是不着便，何況更畫一圓相。今日撞

着箇瞌睡漢，這老賊福便掩却方丈門，賊不打貧兒家，已入它圈績了也。雪竇云：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頂門具眼。且道他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灼然龍頭蛇尾。當時好與一撥教伊進，亦無門退，亦無路。且道更與他什麼一撥。

陳操尚書與裴休李翱同時，凡見一僧來，先請齋觀錢

三百，須是勘辨。一日雲門到，相着便問：儒書中即不問

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你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雲

門云：尚書曾問幾人來？操云：即今問上座。門云：即今且

置，你麼生是教意？操云：黃卷赤軸，門云：這箇是文字語

言，你麼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

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云為對妄
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門云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
否操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
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門云
尚書且莫草草師僧家拋却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
二十年尚自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云某甲罪
過又一日與眾官登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云來者
總是禪僧操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操云待近來與你
勘過僧至樓前操為召云上座僧舉頭書謂眾官云不
信道唯有雲門一人他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一日去
參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資福乃瀉山仰山下尊宿

尋常愛以境致接又見陳操尚書便畫一圓相爭奈操
却是作家不受人瞞解自點檢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
着使那堪更畫一圓相福掩却門這般公案謂之言中
辨的句裏藏機雪竇道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可謂頂
門具眼且道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若恁麼地
衲僧家如何為我且問你當時若是諸人作陳操時
堪下得箇什麼語免得雪竇道他只具一隻眼所以雪
竇踏翻頌云

團團珠透玉珊瑚三尺杖子攬黃河須是碧眼胡僧
始得生鐵鑄就馬載驢馳上鐵船用許多作什麼有
什麼限且與闍黎看分付海山無事客有人不要若

是無事容也不消得須是無事始得釣鼈時下一圈
攀恁麼來恁麼去一時出不得若是蝦蟆堪作什麼
蝦蟆螺蚌恁生恁何須是釣鼈始得雪竇復云天下
衲僧跳不出兼身在內一坑埋却闍黎還跳得出麼
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駝上鐵船雪竇當頭頌出只
頌箇圓相若會得去如虎戴角相似這箇些子須是桶
底脫機關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更不要作道理會也
不得作玄妙會畢竟什麼生會這箇須是馬載驢駝上
鐵船這裏看始得別處則不可分付須是將去分付海
山無事底客你若肚裏有些子事即承當不得這裏須
是有事無事違情順境若佛若祖奈何他不得底人方

可承當若有禪可參有凡聖情量決定承當他底不得
承當得了你麼生會他道釣鼈時下一圈學釣鼈須是
圈學始得所以風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碾
泥沙又云巨鼈莫戴三山去吾欲蓬萊頂上行雪竇復
云天下衲僧跳不出若是巨鼈終不作衲僧見解若是
衲僧終不作巨鼈見解

呼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天下人一般也要問過因風

吹火不可不作常程僧云廬山實頭人難得山云曾

遊五老峯麼因行不妨擗臂何曾蹉過僧云不曾到

移一步面赤不如語直也似忘前失後山云闍黎不

曾遊山太多事生惜取眉毛好這老漢著甚死急雲

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殺人刀活人
劍兩箇三箇要知山上路須是去來人

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道沒量大人向語脉裏
轉却若是頂門具眼舉着便知落處看他一問一答歷
歷分明雲門為什麼却道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
之談古人到這裏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
來漢現一箇蠅子也過他鑑不得且道作麼生是慈悲
之故有落草之談也不妨險峻到這田地也須是箇漢
始可提掇雲門拈云這僧親從廬山來因什麼却道闍
黎不曾遊山瀉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
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瀉山云子試舉看仰云

三十四

某甲尋常見僧來只舉拂子向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
待伊有語只向伊道這箇即且置那箇如何瀉山云此
是向上人牙爪豈不見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丈云山
下來祖云路上還逢着一人麼丈云不曾祖云為什麼
不曾逢着丈云若逢着即舉似和尚祖云那裏得這消
息來丈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仰山問僧正
相類此當時待他道曾到五老峯麼這僧若是箇漢但
云禍事却道不曾到這僧既不作家仰山何不據令而
行免見後面許多葛藤却云闍黎不曾遊山所以雲門
道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出草之談則
不恁麼

出草入草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半開半合他也恁麼
我也恁麼誰解尋討頂門具一隻眼闇黎不解尋討
白雲重重千重百匝頭上安頭紅日杲杲破也暗舉
眼即錯左顧無瑕暗漢依前無事你作許多伎倆作
計麼右盼已老一念萬年過君不見寒山子癩兒牽
伴行太早也不早十年歸不得即今在什麼處灼然
忘却來時道渠儂得自由放過一着便打莫做這忘
前失後好

出草入草誰解尋討雪竇却知他落處到這裏一手擡
一手搦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大似草茸煙霧裏到這
裏無一絲毫屬凡無一絲毫屬聖徧界不曾藏一一蓋

覆不得所謂無心境界寒不聞寒熱不聞熱都盧是箇
大解脫門左顧無瑕右盼已老懶瓚和尚隱居衡山石
室中唐肅宗聞其名遣使召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
有詔尊者當起謝恩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而食寒涕
垂頤未嘗答使者笑曰且勸尊者拭涕瓚曰我豈有二
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肅宗甚欽嘆之似這
般清寥寥白的不受人處分直是把得定如生鐵鑄
就相似只如善道和尚遭沙汰後更不復作僧人呼為
石室行者每踏碓忘移步僧問臨濟石室行者忘移步
意旨如何濟云沒溺深坑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
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菓熟兼猿

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雪竇道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寒山子詩云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班白人嘮嘮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永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到這裏如癡似兀方見此公案若不到這田地只在語言中走有甚了白

垂示云定龍蛇分玉石別緇素決猶豫若不是頂門上有眼肘臂下有符徃徃當頭蹉過只如今見聞不昧聲色純真且道是皂是白是曲是直到這裏你麼生辨

舉文殊問無着道離什麼處不可不借問也有這箇

消息無着云南方草窠裏出頭何必搭向眉毛上大
方無外爲什麼却有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
若問別人則禍生猶掛唇齒在着云末法比丘少奉
戒律寶頭入難得殊云多少衆當時便與一喝一撥
撥倒了也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盡是野狐精果然漏
逗無着問文殊此間如何住持撥着便回轉鎊頭來
也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敗缺不少直得脚忙手
亂着云多少衆還我話頭來也不得放過殊云前三
三後三三顛言倒語且道是幾少千手大悲數不足
無着遊五臺至中路荒僻處文殊化一寺接他宿遂問
近離甚處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着云末

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無
 着却問文殊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
 着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却喫茶文殊舉起玻
 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着云無殊云尋常將什麼
 喫茶着無語遂辭去文殊令均提童子送出門首無着
 問童子云適來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云大德
 着應喏童子云是多少又問此是何寺童子指金剛後面
 着回首化寺童子悉隱不見只是空谷彼處後來謂之
 金剛窟後有僧問風穴如何是清涼山中主穴云一句
 不遑無着問迄今猶作野盤僧若要參透平平實實脚
 踏實地向無着言下薦得自然居鑊湯爐炭中亦不聞

熱居寒冰上亦不聞冷若要參透使孤危峭峻如金剛
 王寶劍向文殊言下薦取自然水灑不著風吹不入不
 見漳州地藏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南方藏云彼中佛法
 如何僧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
 且道與文殊答處是同是別有底道無着答處不是文
 殊答處也有龍有蛇有凡有聖有什麼交涉還辨明得
 前三三後三三麼前箭猶輕後箭深且道是多少若向
 這裏透得千句萬句只是一句若向此一句下截得斷
 把得住相次間到這境界

千峯盤屈色如藍還見文殊麼誰謂文殊是對談話
 使普賢也不顧蹉過了也堪笑清涼多少衆且道笑

什麼已在言前前三三與後三三試請脚下辨看爛
泥裏有刺碗子落地襟子成七片

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有者道雪竇只是
重拈一徧不曾領着只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
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又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不可也喚你重拈一徧明招獨眼龍亦領其意有蓋
天蓋地之機道廓周沙界勝伽藍滿日文殊是對談言
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廓周沙界勝伽藍此
指草窠化寺所謂有權實雙行之機滿日文殊是對談
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正當恁麼時喚作

文殊普賢觀音境界得麼要且不是這箇道理雪竇只
改明招底用却有針線千峯盤屈色如藍更不傷鋒犯
手句中有權有實有理有事誰謂文殊是對談一夜對
談不知是文殊後來無著在五臺山作典座文殊每於
粥鍋上現被無著拈攪粥匙便打雖然如是也是賊過
後張弓當時等他道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劈脊便棒猶
較些子堪笑清涼多少衆雪竇笑中有刀若會得這笑
處便見他道前三三與後三三

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今日一日只管落草前

頭也是落草後頭也是落草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
來也要勘過這老漢箭過新羅沙云遊山來不可落

草敗斂不少。草裏漢首座云：到什麼處來？授若有所至，未免落草。相牽入火坑。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漏逗不少。元來只在荆棘林裏坐。座云：大似春意相隨來也。將錯就錯。一手擡一手搨。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蓉。土上加泥。前箭猶輕，後箭深。有什麼了期。雪竇著語云：謝答話。一火弄泥團。漢三箇一狀領過。長沙鹿苑招賢大師法嗣南泉與趙州紫胡輩同時機鋒敏捷。有人問教，便與證教。要須便與領。你若作家相見，便與你作家相見。仰山尋常機鋒最爲第一。一日同長沙翫月。次仰山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便待你用。那仰山云：你試用看。沙一踏踏。

倒仰山起云：師叔一似箇大蟲。後來人號爲岑大蟲。因一曰遊山歸首座，亦是他會下人，便問和尚什麼處去。來沙云：遊山來。座云：到什麼處去。來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須是坐斷十方底人，始得古人出入。未嘗不以此事爲念。看他賓主互換，當機直截，各不相饒。既是遊山爲什麼，却問道到什麼處去。來若果是如今禪和子，便道到夾山亭來。看他古人無絲毫道理計較，亦無住著處。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便隨他意向。他道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蓉。雪竇云：謝答話。代末後語也。也落兩邊畢竟不在這兩邊。昔有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乃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

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曾
題也未拙云未曾題沙云得閑題取一篇也好岑大蟲
平生爲人直得珠回玉轉要人當面便會頌云

大地絕纖埃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盡少這箇不得天
下太平何人眼不開頂門上放大光明始得撒土撒
沙作什麼始隨芳草去漏逗不少不是一回落草頭
值前頭已道了又逐落花回處處全真且喜歸來脚
下泥深三尺羸鶴翹寒木左之右之添一句更有許
多閑事在狂猿嘯古臺却因親着力添一句也不得
減一句也不得長沙無限意便打末後一句道什麼
一坑埋却隨在鬼窟裏吐草裏漢賊過後張弓更不

可放過

且道這公案與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云曾
到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仰云闍黎不曾遊山辨緇素
看是同是別到這裏須是機關盡意識忘山河大地草
芥人畜無些子滲漏若不如此古人謂之猶在勝妙境
界不見雲門道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轉句
不見一切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向上一竅
始解穩坐若透得依舊山是山水是水各住自位各當
本體如大拍盲人相似趙州道鷄鳴丑愁見起來還漏
逗裙子褊衫箇也無袈裟形相些些有棍無襠袴無口
頭上青灰三五斗本爲修行利濟人誰知翻成不唧溜

若得真實到這境界何人眼不開一任七顛八倒一切處都是這境界都是這時節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雪竇不妨巧只去他左邊貼一句右邊貼一句似一首詩相似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雪竇引到這裏自覺漏逗慕云長沙無限意咄如作夢却醒相似雪竇雖下一喝未得勦絕若是山僧即不然長沙無限意掘地更深埋垂示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當空霹靂掩耳難諧腦明上播紅旗耳背後輪雙劍若不是眼辨手親爭能構得有般底低頭佇思意根下卜度殊不知觸髓前見鬼無數且道不落意根不抱得失忽有箇恁麼舉覺你麼生

抵對談舉看

舉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月明

照見夜行人中也識法者懼好和聲便打何處求心莫瞞人好不勞重舉自點檢看便打云是什麼

向北幽州盤山寶積和尚乃馬祖下尊宿後出普化一

人師臨遷化謂眾云還有人邈得吾真麼眾皆寫真呈師師皆叱之普化出云某甲邈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

普化便打筋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

一日示眾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

璿璣不動寂止無痕覲面相呈更無餘事雪竇拈兩句來頌直是渾金璞玉不見道瘡病不假驢馳藥山僧為

什麼道和聲便打只為他擔枷過狀古人道聞稱聲外
句莫向意中求且道他意作麼生直得奔流度刃雷轉
星飛若擬議尋思千佛出也摸索他不着若是深入
闡奧徹骨髓見得透底盤山一場敗缺若承言會宗
左轉右轉底盤山只得一槩若是拖泥帶水聲色堆裏
轉未夢見盤山在五祖先師道透過那邊方有自由分
不見三祖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若向這裏道無佛無法又打入鬼窟裏去古人謂之解
脫深坑本是善因而招惡果所以道無為無事人猶遭
金鎖難也須是窮到底始得若向無言處言得行不得
處行得謂之轉身處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你若作情解

只在他言下死却雪竇見處七穿八穴所以頌出

三界無法言猶在耳何處求心不勞重舉自點檢看
打云是什麼白雲為蓋頭上安頭千重萬重流泉作
琴聞麼相隨來也一聽堪悲一曲兩曲無人會不
落宮商非干角徵借路經過五音六律盡分明自領
出去聽則聾兩過夜塘秋水深迅雷不及掩耳直得
拖泥帶水在什麼處便打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雪竇頌得一似華嚴境界有者道
雪竇無中唱出若是眼皮綻底終不恁麼會雪竇去他
傍邊貼兩句道白雲為蓋流泉作琴蘇內翰見照覺有
頌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

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雪竇借流泉作一片長舌頭。所以道一曲兩曲無人會。不見九峯虔和尚道。還識得命。麼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旦晴。空是普賢境界。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這般曲調也。須是知音始得。若非其人。徒勞側耳。古人道。聾人也。唱胡家曲。好惡高低。總不聞。雲門道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是體。顧是用。未舉已前。朕兆未分。已前見得。坐斷要津。若朕兆纔分。見得。便有照用。若朕兆分後。見得。落在意根。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却似兩過夜塘秋水深。此一頌。曾有人論量。羨雪竇有翰林之才。兩過夜塘秋水深也。須是急着眼看。更若遲疑。即討不

見

垂示云。若論漸也。返常合道。開市裏七縱八橫。若論頓也。不留朕迹。千聖亦摸索不着。儻或不立頓漸。又作麼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正恁麼時。誰是作者。試舉者。

三舉風光在。鄧州衙內上堂云。倚公說禪道。什麼祖師。

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千人萬人撼不動。請說節角在什麼處。三要印開。不犯鋒銚。去即印住。正令當行。錯住。即印破。再犯不容。看取。今行時。撥便打。只如不去。

不住看。無頓置處。多少請說。印即是不印。即是天下人頭出頭。沒有分。文彩已彰。但請掀倒禪床。喝散大

衆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鈎得一箇

諸曉得不妨奇特請師不搭印好箇話頭爭奈諸訛
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驪泥沙似鷓提鳩
實網漫空神駒千里陂佇思可惜許也有出身處可
惜放過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攪旗奪鼓炒鬧來也
陂擬議三回死了兩重公案穴打一拂子好打這箇
令須是恁麼人行始得穴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
何必靈上加霜陂擬議開口一死更不再活這漢鍾
置殺人遭他毒手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
法一船灼然却被傍人覷破穴云見箇什麼道理也
好與一撥却回鑊頭來也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
亂似則似是則未是須知傍人有眼東家人死西家

人助哀穴便下座將錯就錯見機而變且得參學事
畢

風穴乃臨濟下尊宿臨濟當初在黃檗會下栽松次檠
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與山門作境致二
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便鑿地一下檠云雖然如是子已
喫二十棒了也濟又打地一下云噓噓檠云吾宗到汝
大興於世瀉山詰云臨濟恁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
是臨危不變始稱真丈夫檠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大
似憐兒不覺醜後來瀉山問仰山黃檗當時只囑付臨
濟一人別更有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
和尚瀉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但舉看仰山云一人

指南具越令行遇大風即止此乃讖風元也元初參雪
 峯五年因請益臨濟个堂兩堂首座齊下一喝僧問臨
 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元云未審意旨如何
 峯云吾昔與巖頭欽山去見臨濟在途中聞已遷化若
 要會他賓主話須是參他宗派下尊宿元後又見瑞巖
 常自喚主人公白云若復云惺惺着他後莫受人瞞却
 元云自拈自弄有什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
 夏廓指他來參南院元云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一
 日遂見南院舉前話云某甲特來親觀南院云雪峯古
 佛一日見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元云自離東來清云還
 過小江否元云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云鏡水圖

山鳥飛不渡子莫盜聽遺言元云滄溟尚怯蒙輪勢列
 漢飛帆渡五湖清豎起拂子云爭奈這箇何元云這箇
 是什麼清云果然不識元云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云
 杓卜聽虛聲孰睡饒謔語元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
 云赦罪放恣速須出去元云出即失乃便出至法堂上
 自謂言大丈夫公案未了豈可便休却回甬入方丈清
 坐次便問某適來輒呈驗見冒瀆尊顏伏蒙和尚慈悲
 未賜罪責清云適來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元云雪竇
 親棲寶蓋東清云不逐云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詩篇
 元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云詩速祕
 却畧借劍看元云豈首髭人携劍去清云不獨觸風化

亦自顯顛預允云若不觸風化焉明古佛心清云何名
古佛心允又云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云陳來衲子菽
麥不分允云只聞不以為何以得抑以而以清云巨浪
湧千尋澄波不離水清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允禮拜
清以拂子點三點云俊哉且坐喫茶風允初到南院不禮拜
不禮拜院云允云端的請師分院左手拍膝一下允便喝
院右手拍膝一下允亦喝院舉左手云這箇即從闍黎
又舉右手云這箇又作麼生允云瞎院遂拈拄杖允云
你什麼某甲奪却拄杖打着和尚莫言不道院便擲下
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浙子鈍置一上允云和尚大佞
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云闍黎莫曾到此問麼允云是

何言歟院云好好借問允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坐喫
茶你看俊流自是機鋒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
南院只作平常問云今夏在什麼處允云鹿門與廊侍
者同過夏院云元來親見你家來又云佗向你道什麼
允云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這
般納敗缺底漢有什麼用處允自此服膺在南院會下
作園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允
云作奇特商量允云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棒起
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允於是豁然大悟是時五
代離亂鄂州牧主請師度夏是時臨濟一宗大盛他凡
是問答垂示不妨語句尖新攢花簇錦字字皆有下落

一日牧主請師上堂示眾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
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
何故不似石人木馬之機直下似鐵牛之機無你撼動
處你才去即印住你才住即印破教你百雜碎只如不
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看他恁麼垂示可謂鉤頭有
餌是時座下有盧陂長老亦是臨濟下尊宿取出頭來
與他對機便轉他話頭致箇問端不妨奇特道某甲有
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爭奈風穴是你家便答他道慣
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驥泥沙也是言中有響雲明
云垂鉤四海只釣鯨龍格外玄機爲尋知也巨浸乃十
二頭水牯牛爲釣餌却只釣得一蛙出來此語且無玄

妙亦無道理計較古人道若向事上觀則易若向意根
下卜度則沒交涉盧陂佇思見之不取千載難逢可惜
許所以道直饒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其實盧
陂要討好語對他不欲行今被風穴一向用攬旗奪鼓
底機鋒子向逼將去只得沒奈何俗諺云陣敗不禁落
蒿掃當初更要討鎗法敵他等你討得來即頭落地也牧
主亦久參風穴解道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你見箇什
麼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風穴渾是一團精神如
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按着便動解隨機說法若
不隨機翻成妄語穴便下座只如臨濟有四賓主話夫
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有語論賓主往來或

去

應物見形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倣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便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故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辨得是境把他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他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呼為賓看賓大德山僧遊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不見僧問慈明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

時如何慈明便喝又雲居弘覺禪師示眾云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時有僧問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欺之力看他雲實頌出堅堯切通作巢斷首倒縣擒得盧陂跨鐵牛千人萬人中也是巧藝賊軍之將不再斬三玄戈甲未輕酬當局者迷受災如受福受降如受敵楚王城畔朝宗水說什麼朝宗水浩浩充塞天地任是四海也須倒流喝下曾令却倒流不是這一喝截却你舌頭咄驚走陝府鐵牛嚇殺嘉州

大象

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便頌道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臨濟下有二玄三要凡一句中須具三

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僧問臨濟如何是第一句。濟云三要印開朱點。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二句。濟云妙辨豈容無着。問。溫和。不負截流機。如何是第三句。濟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甲七事隨身。不輕酬他。若不如此。爭奈盧陂。何。後面雪竇要出臨濟。下機鋒。莫道是盧陂。假饒楚王城畔。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盡去朝宗。只消一喝也。須教倒流。

垂示云。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如猿在檻。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欲假百鍊精金。須是作家。爐鞴。且道大用現前底。將什麼試驗。

序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搗破堆頭見丈六金

身。斑斑駁駁是什麼。明云。花藥欄。問處不真。答來。箇莽。壑着。磕着。曲不藏。直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渾崙吞箇棗。放憨作麼。明云。金毛獅子也。瘼也。賤。兩采。一賽。將錯就錯。是什麼。心行。

諸人還知這僧問處與雲門答處麼。若知得。兩口同無一舌。若不知。未免顛預。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地。具金剛眼。試請辨看。雲門不同。別人有時把定壁立萬仞。無你湊泊處。有時與你開一線道。同死同生。雲門三寸甚密。有者道是信彩。答去若恁麼會。且道雲門落在什麼處。這箇是屋裏事。莫向外卜度。所以

百丈道森羅萬象一切語言皆轉歸自己令轉轉地
向活潑潑處便道若擬議尋思便落第二句了也永嘉
道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雲門驗這僧其
僧亦是他屋裏人自是久參知他屋裏事進云便恁麼
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褒
他是貶他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又道他參
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求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
救不了又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
透路進云和尚從何而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正恁
麼去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
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雪竇

是其中人便當頭領出

花藥欄言猶在耳莫顛頂如麻似粟也有些子自領
出去星在秤兮不在盤太葛藤各自向衣單下返觀
不免說道理便恁麼渾崙吞箇棗太無端自領出去
灼然莫錯恠他雲門好金毛獅子大家看放出一箇
半箇也是箇狗子雲門也是普州人送賊

雪竇相席打令動絃別曲一句一句判將去此一頌不
異拈古之格花藥欄便道莫顛頂人皆道雲門信彩答
將去總作情解會他底所以雪竇下本分草料便道莫
顛頂蓋雲門意不在花藥欄處所以雪竇道星在秤兮
不在盤這一句忒煞漏逗水中元無月在青天如星

在秤不在於槃且道那箇是秤若辨明得出不辜負雪
竇古人到這裏也不妨慈悲分明向你道不在這裏在
那邊去且道那邊是什麼處此頌頭邊一句了後面頌
這僧道便恁麼去時如何雪竇道這僧也太無端且道
是明頭合暗頭合會來恁麼道不會來恁麼道金毛獅
子大家看還見金毛獅子麼瞎

垂示云休去歇去鐵樹開花有麼有麼點兒落節直饒
七縱八橫不說穿他鼻孔且道諸訛在什麼處試舉看
十四舉陸巨大夫與南泉語話次陸云肇法師道天地與
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恠鬼窟裏作活計畫
餅不可充飢也是草裏商量南泉指庭前花道什麼

咄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不干山僧事咄大丈夫當時
下得一轉語不唯截斷南泉亦乃與天下衲僧出氣
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鴛鴦綉了從
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莫寐語引得黃鸝下柳條

陸巨大夫以參南泉尋常留心於理性中游泳肇論一
日坐次遂拈此兩句以為奇特問云肇法師道天地與
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恠肇法師乃晉時高僧
與生融聲同在羅什門下謂之四哲幼年好讀莊老後
因寫古維摩經有悟處方知莊老猶未盡善故綜諸經
乃造四論莊老意謂天地形之大也我形亦爾也同生
於虛無之中莊生大意只論齊物肇公大意論性皆歸

自己不見他論中道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
造會萬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雖有神有人有賢有
聖各別而皆同一性一體古人道盡乾坤大地只是一
箇自己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有則普天
普地有無則普天普地無是則普天普地是非則普天
普地非法眼云渠渠渠我我我南北東西皆可不可不
可但唯我無不可所以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石頭因
看肇論至此會萬物為自己處豁然大悟後作一本參
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恁麼問且道同什麼根同那箇
體到這裏也不妨奇特豈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
厚豈有恁麼事陸巨大夫恁麼問奇則甚奇只是不出

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師更西來
作麼南泉答處用衲僧已鼻與他拈出痛處破他窠窟
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如
引入向萬丈懸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斷你若平地上推
倒彌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斷亦如人在夢中覺不覺
被人喚醒相似南泉若是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搽糊將
去看他恁麼說話也不妨難會若是眼目定動活底聞
得如醍醐上味若是死底聞得翻成毒藥古人道若於
事上見墮在常情若向意根下卜度卒摸索不着巖頭
道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南泉大
意如此有擒虎兇定龍蛇底手脚到這裏也須是自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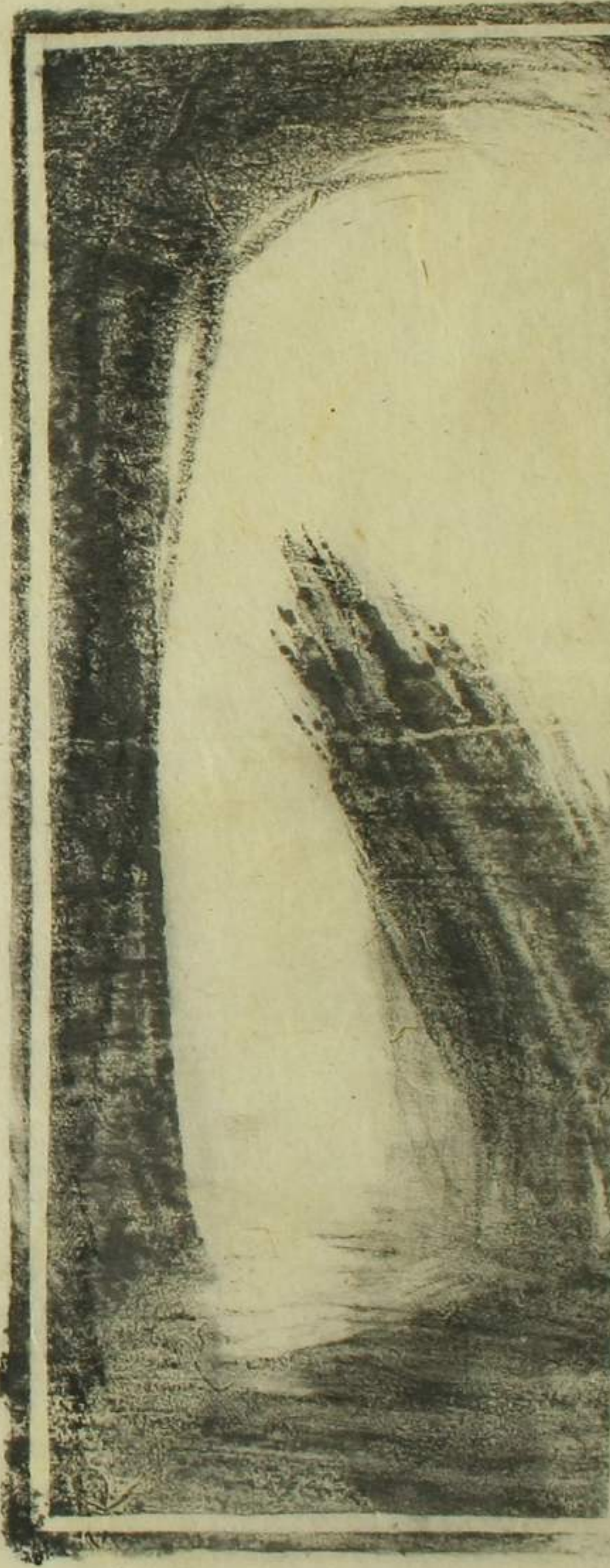
始得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看他雪竇頌出

聞見覺知非一一森羅萬象無有一法七花八裂眼
耳鼻舌身意一時是箇無孔鐵錐山河不在鏡中觀
我這裏無這箇消息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青是青黃
是黃你向什麼處觀霜天月落夜將半引你入草了
也徧界不曾藏切忌向鬼窟裏坐誰共澄潭照影寒
有麼有麼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愁人莫向愁人
談談向愁人愁殺人

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你夢却你得箇好夢前
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

中觀若道在鏡中觀然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
地草木叢林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為兩段但只可山
是山水是水法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河在鏡中觀
且道向什麼處觀還會麼到這裏向霜天月落夜將半
這邊與你打併了也那邊你自相度還知雪竇以本分
事為人麼誰共澄潭照影寒為復自照為復共人照須
是絕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
天月落即今作麼生





喟中張氏
書隱刻梓

